

刘心武文粹

第 4 卷

风过耳

刘心武——著

刘心武

风过耳

刘心武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过耳 / 刘心武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1

(刘心武文粹)

ISBN 978-7-5447-5982-3

I. ①风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8151 号

书 名 风过耳
作 者 刘心武
责任编辑 韩继坤
特约编辑 王兰英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183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982-3

定 价 26.8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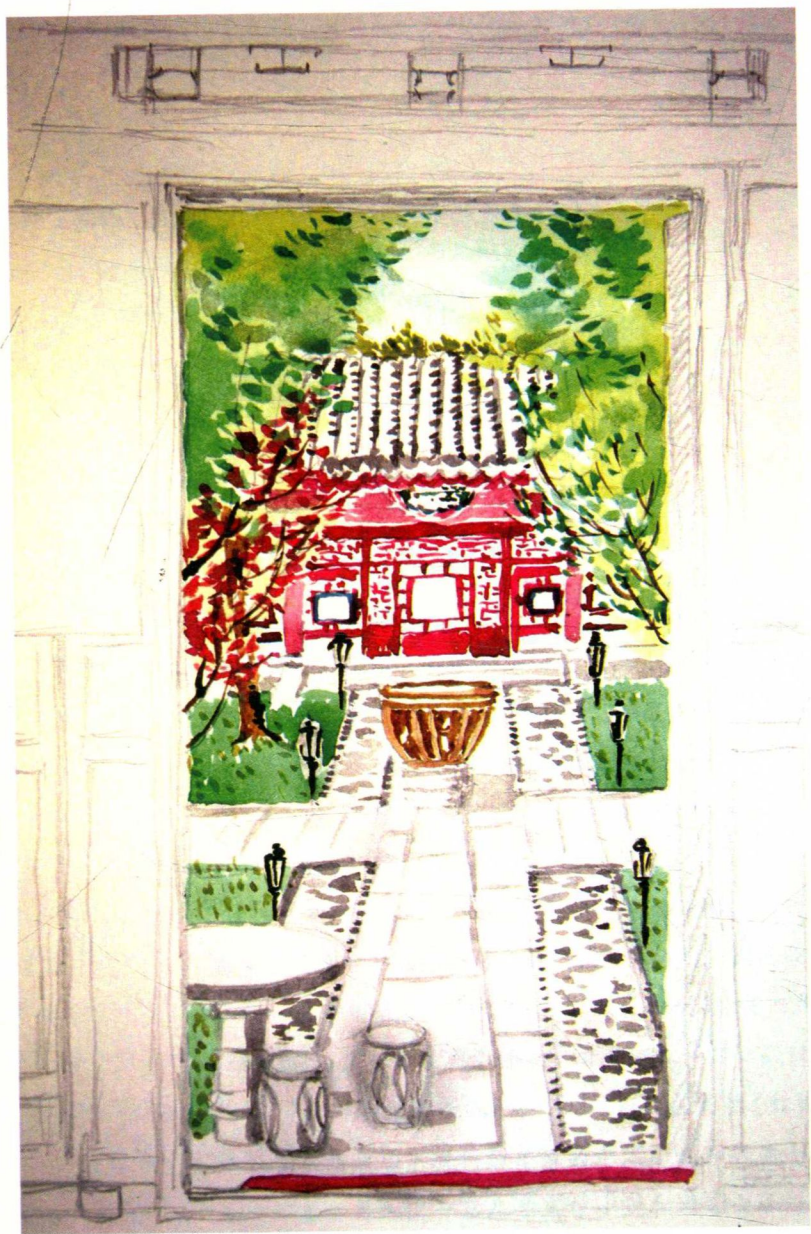


刘心武文粹

刘心武



1992年·丹麦·哥本哈根·小人鱼前



从北京卧佛山庄8号院818室外望（铅笔·水彩）

总序

这套 26 卷的《刘心武文粹》，是应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邀，从我历年来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。之前我虽然出版过《文集》《文存》，但这套《文粹》却并不是简单地从那两套书里截取出来的，当中收入了《文集》《文存》都来不及收入的最新作品，比如 2015 年 1 月才发表的短篇小说《土茉莉》。

《文粹》收入了我八部长篇小说中的七部。因为《飘窗》和《无尽的长廊》两部篇幅相对较短，因此合并为一卷。其中有我的“三楼系列”即《钟鼓楼》《四牌楼》《栖凤楼》，我自己最满意的是《四牌楼》。《刘心武续〈红楼梦〉》这部特别的长篇小说，我把它放在关于《红楼梦》研究各卷的最后。我将历年来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选为四卷，再加上一卷儿童文学小说和两卷小小说，这十七卷小说展现出我“小说树”上的累累硕果。我的小说创作基本上还是写实主义的，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

改革开放，国门大开，原来不熟悉、不知道、没见识过的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蜂拥而入，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引起文学创作的借鉴、变革之风，举凡荒诞、魔幻、变形、拼贴、意识流、时空交错、文本颠覆甚至文字游戏都成为一时之胜，我作为文学编辑，对种种文学实验都抱包容的态度，自己也尝试吸收一些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的手法，写些实验性的作品，像小长篇《无尽的长廊》，中篇《戳破》，短篇《贼》《吉日》《袜子上的鲜花》《水锚》《最后金蛇》等，就是这种情势的产物，至于意识流、时空交错等手法，也常见于我那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，但总体而言，写实主义，始终还是我最钟情，写起来也最顺手的。短篇小说里，《班主任》固然敝帚自珍，自己最满意的，还是《我爱每一片绿叶》《白牙》等；中篇小说里，《如意》《立体交叉桥》《木变石戒指》《小墩子》《尘与汗》《站冰》等是比较耐读的吧。我的中篇小说里有“北海三部曲”《九龙壁》《五龙亭》《仙人承露盘》，是探索性心理的，其中《仙人承露盘》探索了女同心理；另外有“红楼三钗”系列《秦可卿之死》《贾元春之死》《妙玉之死》。短篇小说里则有“我与明星”系列《歌星和我》《画星和我》《笑星和我》《影星和我》，这展示出我在题材上的多方面尝试。但我写得最多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，特别是底层市民、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内心世界，

长篇小说里不消说了，像中篇小说《泼妇鸡丁》，短篇小说《护城河边的灰姑娘》，还有小小说中大量的篇什，都是如此。我希望《文粹》中从自己“小说树”上摘取的果实排列起来，能够形成一幅当代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我的写作是“种四棵树”。除了“小说树”，还有“散文随笔树”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和“建筑评论树”。《文粹》的第17卷至21卷是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的成果。虽然这些文章此前都出过书，但是这次在收进《文粹》时又经过一番修订，吸收了若干善意批评者的合理意见，尽量使自己的立论更加严谨。第22卷《从〈金瓶梅〉说开去》是新编的，其中收入了我研究《金瓶梅》的若干成果，可供参考。这也是我的一本文史类随笔。第23卷收入我两部自己珍爱的散文作品《献给命运的紫罗兰》《私人照相簿》。第24卷《命中相遇》收入的散文，记录的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岁月、事件和人物。第25卷《心里难过》则收入的是与自己生命成长相关的散文，其作为卷名的一篇曾经人录为配乐朗诵放到网上，广为流传，也获得不少点赞，我也很高兴自己的文字不仅能以纸制品流传，也能数码化后云存在，从而拥有更多的受众。

第26卷则把我此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》，以及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材质之美》合并在一起，还搜集了那以后散发的

建筑评论。我的建筑评论从建筑美学、城市规划、对具体建筑的评论……一直延伸到建筑材料、施工，以至家居装修装饰等领域，展示出我“建筑评论树”上果实满枝，蔚成大观。

购买这套《文粹》的人士，不仅可以阅读到我“四棵树”上的文字，还可以看到我历年来的画作，以水彩画为主，也有别的品种。春风催花，夏阳暖果，不以秋叶飘落为悲，不以冬雪压枝为苦，在生命四季的轮回中，我感觉自己创造的风帆还在鼓胀，《文粹》只是总结而非终结，祝福自己在命运之河中继续航行，感谢所有善待我的人士！



2015年4月23日 温榆斋

飞机失事了。

不是坠毁，不是爆炸，飞机根本就没有升空。乘客们全到齐了，关上了舱门，撤走了舷梯，系上了安全带，却久久地没有起飞。不知道在等待什么。后来有一架飞机像醉鬼般地降落到机场，癫狂地朝坐满了乘客却没有起飞的飞机冲来……

满载乘客而没有起飞的飞机所等待的，原来竟是这样的一个大惨剧。

夏之萍坐在梳妆台前，右手握住梳子，举手朝头发拢去时，却一下子将手僵在了那里。

她惊讶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。开头她有点糊涂：这个肿眼泡的女人是谁呢？苍白的面颊松垮垮的，眼角现出鱼尾纹，嘴角似乎是已经习惯于朝下微弯，一头染得青黑的乱发却齐齐地现出了一指甲盖长的白根。当她憬悟到这个与她愕然相对的女人正是她自己时，梳子“吧嗒”一声落到了梳妆台上。她扭身扑到枕被凌乱的席梦思床上，心里再一次阵阵发紧，却又忽然惊讶于自己并无泪水可流……

这是方天穹死讯传来后的第十天。

头几天里，慰问和吊唁形成过一个近于狂暴的浪潮，不断地来人，不断地有电话，门铃声和电话铃声常常响成一片，以至于不得不由先期到达她家的慰问者紧急分工：有的去开门，有的代她接电话；从外地拍来了近二十份电报；五天里就收到近三十封本市寄来的吊唁信；最雅的送来莫扎特《安魂曲》唱片，次雅的送来大束的白玫瑰和黄菊花，次俗的送来自书挽词，最俗的送来水果和麦乳精。有女同事帮她做饭，劝她进食；有女友陪她过夜，伴她流泪……然而潮涌必有潮退，到第六天门铃声和电话铃声便开始稀落，来者停留的时间也短，陪伴她的女同事和女友经她说服也果真都离她而去，没有新的电报送来，也许楼下邮箱里有新的信件，她没有精神去取也无人代她拿上楼来，所以等于无人来信；其实她自身也在退潮：泪腺已不积极分泌，头脑中纷纭回旋的种种思绪也都如风过的枯叶，落下，堆积一处，只待腐烂。

这第十天的上午，壁上的挂钟显示出已近十一点，竟连一个来访者、一次

电话也没有。

夏之萍终于又坐到了梳妆台前。她慢慢地梳头。随着立体梳上有弹性的梳针把头发耙松，她先是有了一种生理上的快感，随即便觉得头脑中僵滞的乱麻似乎也在慢慢地松解开来——是的，方天穹消失了，而她还具体如镜中所示地存在着。对方天穹蓦然惨逝的巨大悲痛，并未摧毁她继续生存的欲望，她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吃惊，然而却更加清醒——她不仅需要梳头，而且需要洗澡、换衣服，需要吃东西，需要上街采购，并且不能继续留在家里不去上班。

忽然门铃作响。夏之萍竟被惊得浑身一抖。

她去开门。

门外是方天穹的前妻简珍。

“停一下，你在那个水果摊前头停一下，”宫自悦对司机说，“我下去一下。”

“那儿不准停车。”司机小万很不乐意。

“附近没警察，”宫自悦说，“两分钟，我下去两分钟就上来。”

“那儿不准——”小万还不买账。

“他妈的！”宫自悦笑嘻嘻地从后座拍拍小万肩膀，“你要房我可是帮你说话的！”

小万把车停到了马路边，那个水果摊前。

宫自悦下去，麻利地买了一大把香蕉上来。

小万把宫自悦送到了陈老住的那幢楼下。

“您什么时候下来？”小万问。

“一会儿，我就待一会儿。”宫自悦在车上已把香蕉装进了一只印有“广东健力宝”字样的塑料提袋中，边迈出门边说，“你可等着，我一会儿就下来。”

“您可准在半拉钟头里下来，”小万把头伸出车窗，不放心的说，“可别又让我饿一顿！”

“哪能！我今晚管你的饱！”宫自悦边说边活泼地往楼门里走去。

小万望着宫自悦的背影，朝车窗外啐了一口痰。宫自悦这人五十好几了，做派倒像个才出校门的小青年，他好拜望各界的老前辈，到了这些前辈的住处，他的步履不仅活泼，有时竟出现颠连步——就是一脚落地后颤动一下，另一只脚才往前迈，这是儿童们心境欢快时常有的步法，不知怎么的宫自悦竟还能表现得如此的烂漫。

小万最不愿意宫自悦用车。宫自悦作为机构的第五把手，上下班是不配车接车送的，然而用这辆奥迪车的时间，他实际上比前四把手都为多。他常常是用一条过硬的理由——某桩必得坐车出面去急办的公事——把住小万开的这辆车，那桩公事办完，他便又提出这样那样的好几桩甚至常常是一串子的事来，都要小万拉着他跑。跑就跑吧，反正车子回到单位别的头也会调用，拉谁不是一样？可宫自悦的讨厌之处就是常常让小万饿饭——他下车进到某处前，说是“过一会儿就回来”，有时却左等不出来，右等不出来，你把车开走自己找吃的去吧，又怕偏那时候他出来了，事后说你误他下一步的事；你坚持坐车里等他吧，他能自己酒足饭饱、满面红光地终于跑了出来，没等你埋怨，先嬉皮笑脸地跟你道“对不起”，又解释说 he 本是坚决不留饭的，是人家硬留他不可，他要不留反让人家没面子了，诸如此类一大堆，小万只好叹气、认命，谁让自己是开车的呢？活该得胃病，“三九胃泰”“胃得乐”销得好，一半原因是有小万这号的司机存在！

这回不知道宫自悦又要钻进去多久，小万本想把车开出去找个地方自己先吃上一碗兰州牛肉拉面，宫自悦出来了爱怎么着急怎么发火都由他去，可后来想起宫自悦那句“你要房我帮你说话”的许诺，也就罢休。小万虽然已经娶妻生子，目前却仍同父母兄弟挤在两间小平房里住，过几个月单位就要开始新一轮的分房，宫自悦的态度确实举足轻重，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，小万想至此，便将座椅放倒，推进磁带，倚在车里听起赵传的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来。

“真是稀客！”陈老的小女儿陈新梦对宫自悦娇嗔，“怎么好久不见你的影儿？”

宫自悦像洋人男女见面一样地抬起陈新梦的右手，放在唇边沾了一下，双眼笑成两弯新月：“现在不是连人带影儿都来了吗？”

陈新梦已经三十八岁，还是个处女，她身高足有一米七〇，瘦得高颧骨凹面颊，却打扮得很仔细，头发在发廊做成了一头“钢丝”，呈扇面状垂在长长的脖颈后，原来的眉毛剃除了，另画了两根细长的黛眉，嘴唇上淡淡地涂了一种樱色唇膏，一笑起来，大嘴岔里露出两排堪称编贝的白牙；她穿着从华歌尔时装店买来的昂贵套服，黑色，脖领处有紫罗兰色的镂空镶边。

宫自悦跟着陈新梦往客厅里走，客厅里家具简单，然而气派，墙上的名人字画价值连城。

陈老坐在轮椅上，宫自悦走上前去，谦卑地弯腰带屈膝同陈老握手，问候毕，才把手中的塑料袋递给陈新梦，大声地说：“刚下飞机！家也顾不上回，先来拜望陈老您！从那边带了点香蕉来——我知道北京也有，陈老您这儿什么也不缺，可‘千里送鹅毛’嘛，一点心意……”

陈老只是蔼然地笑，嘴角淌出些口涎来，陈新梦一边用小毛巾替父亲揩口涎，一边望着宫自悦说：“你还敢坐飞机？啊呀！方天穹那张票要换给你就好了！”

“是呀！”宫自悦也随口调笑，“那你就吃不上这把上好的香蕉了！”

后来就坐在一处说闲话。陈老只不过说了一句“方天穹的家属该好难过”，

宫自悦便抖搂开了方天穹的隐私，陈老本来耳聋，只是微笑着眯眼打盹，倒是陈新梦原来并不知道那么多的细节，听得好有味，还不时插进去问题，从一组花絮引出好几簇花絮……

“……头一场冲突发生的地点好滑稽，是在公园里的儿童运动场，大约是在滑梯与转椅之间，一棵大柳树下的长椅上，想必方天穹和夏之萍以为那个地方比僻静的角落更安全；结果两个人正手拉手儿、情话绵绵之际，忽然夏之萍感到一只手粗暴地拍在了她肩膀上，她惊回首、猛起身——那不是别人，是她的老公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记重重的耳光，掴到了夏之萍脸上，一声脆响，伴随一声尖叫，而方天穹的反应更如电闪雷霆，夏之萍那老公的手掌还没下肩，方天穹就更重地甩了那位一记炸雷般的耳光，好介！玩滑梯、玩转椅的小孩们全不玩了，都围过去看大人扇耳茄子，高兴得拍起了小巴掌，那才真叫好玩哩！……

“……夏之萍决心一下，她那老公倒没怎么死缠住她，可家财、儿子全给了男方，夏之萍真有点‘壮士一去兮不复返’的气概，不愧有人称她为‘女丈夫’，为巾帼争光！方天穹的那位简珍，可就是根缠树藤了，死也不跟他离，一直闹到方天穹气极了，抓起她头发往墙壁上撞她的头……”

“唉呀呀！”陈新梦闭起了眼睛，长长纤指并拢合掌，紧贴胸前，耸着肩膀说，“太残暴了，怎么这样！那简珍还不反抗？还不咬他？”

宫自悦却待陈新梦睁开眼睛，才往下描述：“谁知方天穹一松手，简珍便扑到方天穹怀里，不是咬他，而是发疯般地亲他的胸膛、脖子，狂喊着：‘我爱你！我爱我爱我爱！打死我我也爱！’……”

“真的？！”陈新梦大感动，竟至于一下子眼睛湿润起来。

宫自悦却不再往下讲述，他伸腕看了一下表，又仰头望了一下壁上的钟，见陈老正睁开眼睛，望着他，便立即耸身过去大声地说：“陈老！在那边见到了香港的冯先生，冯先生！对，就是当年听您讲过课的那位冯宣一，五年来拜望过您的，我刚在那边见到他，他说，想请您把以往的日记整理出来，他给出版，尤其是抗战时期那几年的，陪都时期的，他说最好再配上一批当年的旧照片，那是很有意义的、很宝贵的……”